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文心

主编 栾 栋

第三辑

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让—保罗·萨特：存在文学与自由追寻

大学文科种类简说

阮籍《乐论》与《咏怀》诗之风格

沙溪随想

论语言的“力”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文心

第三辑

主编 栾 栋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 第三辑 / 栾栋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1135 - 126 - 2

I. 文… II. 栾… III. 文学评论—文集 IV. 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940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排版设计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125
字 数: 307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文心》（第三辑）简介

《文心》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块学术园地，也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博弈平台，同时还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人与国内外同行相互交流的桥梁。第三辑大致包含如下内容：第一部分收集了徐真华团队的系列文章，其主旨是对文学与存在关系的深层透视；第二部分是栾栋团队的最新研究动态，其大端是对法国文学变异的创辟性考察；第三部分是陈桐生团队的近期研究成果，主要脉络是对中外文学他化现象的多元检索；第四部分是国内外学者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论述。这个集子如前两辑，在道义上恪守公正和谐，在学术上注重百花齐放，在品位上追求通变创新。从总体上讲，这是我们基地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也是我们研究中心为促进广东文教大省建设所做的一种努力。

问 心

——《文心》寄语

来 栋

《文心》与有缘者相会。陌生的朋友会问：“何为《文心》？”这也是《文心》作为一种集刊必须向世人禀明的首要问题。

小而言之，《文心》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块学术园地，也是研究中心承载“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一座运作平台。“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发端于“文”，聚焦于“心”，而《文心》是科研的脉搏。“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抽绪于“人文”，植根于“基地”，《文心》是其思想的窗户。“中心”与“基地”是互为表里的研究机制，而《文心》则是“中心”与“基地”的耳目喉舌。日月穿梭，决眦荡胸，风云际会，先入我心。暮鼓晨钟传导出“中心”的脉动，晨晖夕荫记录着“基地”的节律，电子信息交织着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跳动的文字将和谐的奏鸣播撒到四面八方。由是言之，《文心》是研究中心的心声，是人文基地的津梁，文之心，即心之文。

进而言之，《文心》是考镜源流的半亩方塘，也是辨彰学术的一束天光。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学科林立，科学风行，国人好学、勤学、成学之功德殊堪称颂，然于科技有益者，于人文未必尽好，于西学不遗余力者，于国学或有偏蔽。于是近世西学之缺陷，亦我国学术之不足。而国学精华之弃置，同是人类文化之损失。更何况为学者往往乏术，执术者常常欠学，故学问有所殆，学术有所仄，学人有所误，学理有所亏。《文心》提倡“文通”精神，旨在勾兑雅学俗学，契合文学史学，扬弃美学丑学，陶冶中学西学，通化古学今学，融合周遭众学。《文心》所倡为文之用心，也是删繁就简的文气聚合，领导标新的学科会通，解除疆域，活泼体制，穿越壁垒，直奔文心。由是而言，《文心》是学术交流的通衢，是学科建设的地望，文之心，乃公之器。

大而论之，《文心》是研究中心对终极关怀境界的体认，也是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飞鸿。文为大千万物之风华，心乃“三才”庶众之神情。“三才”实为天地人之概称，庶众原本你我他之扩大。风华是万物之精彩，神情是大千之品性。古人感喟“文之为德”之大，“心其美也”之精，此之谓也。先秦时代，

文心二字实为一体，两汉魏晋，物我一别而成互补。探索文心者日见其多，笼罩群言者不时而出，如刘勰著《文心雕龙》，真可谓揭橥“文心”包举天地鬼神之命意，发挥“雕龙”点化古往今来之用心，融贯文史哲的意蕴于斯为精，于斯为盛。此处取文心而隐雕龙，旨在天人合一，龙虫并雕，古今云集，中西融通，抒发才情于兰畹，会拢诗文于简册，《文心》之命意，亦天地之心。

《文心》第一辑设置了六个专栏，分别为《问津星河》、《他山之石》、《墙外红杏》、《文综物色》、《南腔北调》和《热土薰香》。这六个栏目集中体现了我们研究中心早期聚焦于人文学探讨的核心选题，思想比较和文化交流内容占主导方面。《文心》第二辑（2006年卷）未设栏目，要点依然是人文学研究，侧重点是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本辑继续探讨人文学研究的大旨，三个环节紧扣三个重点：20世纪法国小说“存在”观照；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现象研究；中外文学他化现象研究。研究风格朴茂自然，思想触角钩深致远，人文学研究的精神渗透在字里行间。文心如行云流水，运筹似精耕细作，大处着眼以圆观宏照，焦点落墨以画龙点睛。即便表面上游离于本辑中心的篇目，如赵世超教授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何天杰教授的《沙溪随想》，心系华夏，文通千载，在本质上仍然与古今中外的人文精神交响，与研究基地的学术初衷共鸣。

有必要再次重申，文之心，是心之文；文之心，乃公之器；《文心》之命意，亦天地之心。如是分说，继承的是华夏文化精神的永恒命脉，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是发挥，开掘的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不竭之源，即从良知绽放，从时空重构，从科学叩自然，从人文得真如。将心比心，以心交心，出以公心，何不文心？

2009年6月9日
广州白云山麓

目 录

问心

——《文心》寄语 栾 栋 (1)

让—保罗·萨特：存在文学与自由追寻 徐真华 杨韶刚 (1)
书写“生活的另一面”

——论塞利纳小说《茫茫黑夜漫游》 刘 波 尹 丽 (8)

西方文化的危机与诱惑

——马尔罗《西方的诱惑》论析 张 弛 (17)

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时间 韦 华 (25)

超越“终有一死”的存在

——析波伏瓦小说《人总是要死的》 马利红 (31)

从发现荒诞到反抗并超越荒诞

——加缪的小说创作论析 方丽平 (38)

昆德拉的存在编码 彭 郁 (46)

大学文科种类简说

——文史哲科别回溯 栾 栋 (53)

全球化与文化身份危机 刘 岩 (57)

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及反思 张平功 林 渤 (64)

德里达文学解构的哲性诗学 刘介民 (72)

重构女性主体性：借助母性在象征中言说 李 昀 (87)

从胡塞尔现象学哲学到杜夫海纳现象学美学 裴 云 (95)

末日审判与当代英雄

——评加缪的小说《堕落》 张 静 (102)

“形象”浅论 何光顺 (109)

文学·超越·他化

——庄子与尼采“超越性”之比较 孙雪霞 (115)

启蒙的逻辑：哲理小说的叙事机制

——对伏尔泰《老实人》的文本分析 韩水仙 (120)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

- 海德格尔诗人之天命观刍议 袁兆文 (128)
- 殷人祖先崇拜的美学内涵 陈立群 (135)
- 从燕飧诗看西周的人伦之情 沈逸莹 (141)
- 《诗经》尚德思想之汉化
- 以“前三史”为例 冯晓莉 (147)
-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比兴阐释 李祥伟 (155)
- 阮籍《乐论》与《咏怀》诗之风格 叶祖帅 (169)
- 张九龄故里考 陈先明 (174)
- 浅说文化视野中的唐代文人及其情诗 田 蔚 (184)
- 论语言的“力”
- 语言的哲学、文化学与语用学本质 陈开举 (191)
- 宗教性典籍的汉译策略 方开瑞 (199)
- 汉语“和字诀”成语浅析 陈穗湘 (209)
- 汉语初级阶段的词汇教学策略
- 基于语素教学的角度 张向荣 (215)
- 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赵世超 (222)
- 沙溪随想 何天杰 (231)

让—保罗·萨特：存在文学与自由追寻^①

徐真华 杨韶刚

摘 要 萨特把自己的存在哲学思想注入其文学创作，形象地阐述了他的存在哲学思想，向世人展现了当时社会的虚假、丑恶和烦恼，号召人们通过行动介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昭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 萨特 存在 荒谬 介入 自由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是法国著名思想家，20世纪西方存在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家、剧作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把自己的存在哲学思想注入其文学创作之中，为20世纪西方文学注入了存在的生机与活力。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使他享誉全球的无疑是他的小说和剧本。正是这两种文学形式形象地阐述了他的存在哲学思想，并借助“介入”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实践中。

一、介入文学与作家的使命

在萨特的文学创作中，介入文学突出地表现了其文学创作的时代特征。所谓“介入文学”是指文学应该面对社会现实。他明确反对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为文学而文学的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而主张文学应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在1945年《现代》杂志的创刊词中，他明确提出了“介入文学”的观点：“在‘介入文学’中，介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文学。……我们关注的应是通过给文学输入新鲜血液为文学服务，犹如

^① 本文属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子项目成果。课题编号：06JDXM750002。

作者单位：徐真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510420；杨韶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510420。

试图给集体奉献适合于它的文学为机体服务一样。”^{[1](p196)}

早在《存在与虚无》这部哲学著作中，萨特就谈到过“介入”这个概念。他说：身体“不是别的，就是自为”。一方面，“身体是自为的必然特性：……身体必然来自作为身体的自为的本性”，另一方面，“身体正好表露了我的偶然性……身体表现了我对世界的介入的个体化”^{[2](p405)}。这种“介入”表现了萨特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个体只有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其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真实的显现。后来，萨特又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发展了他的介入文学思想，例如《什么是文学？》（1947）、《文学能做什么？》（1964）等。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萨特对当代意识的悲剧性、存在的理由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十分关心，他提出了写作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写什么？为什么写？为谁写？对于这些问题，萨特以一种完全介入的态度做了解答：“文学不是消遣，也不是免费的游戏，对于选择了写作的人来说，同自己所面对的世界和现实作斗争，而且他有责任为所处的时代作见证，将内容和形式转化成物质和精神需求。”^{[3](p674)}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使萨特懂得了必须介入，使他从追求个人的孤独的自由发展到把他人的自由视为个人自由的条件，使他认识到为一切人的自由而奔走呼号是一个哲学家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在萨特看来，言语即行动，这不是因为它准备了行动，而是因为它总是与某个计划同时产生，萨特借助“介入”的使命表明了自己在这个哲学经典问题上的立场。作为文学家，萨特深切地感受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教条是毫无道理的。一个好的作家必须热情地介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他的真正工作就是“揭示、论证、暴露真相，把神话和偶像统统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5](p294)}。在这种介入文学思想的指导下，萨特尖锐地批判精神分析的文学观是畸形的“自恋”，批判结构主义的文学观把作品解释为遵循作品内部规律的词汇系统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理论研究。

基于这种认识，萨特相信，作家的立场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总是伴随着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喜好。因此，作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他要对自己的作品向读者宣扬的世界观负责。这一文学思想旨在将人的绝对性融于存在的具体性之中，从而使萨特的文学理论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面对残酷的社会生活现实，萨特痛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应该肩负的时代和历史使命。他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就是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并且是从唯一可能的人的观点来表达，这就是说，他必须为他本人，也为所有的人要求一种具体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仅仅是资产者所理解的那种自由，但它并不取消后者。这就是赋予自由一种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既是质料又是形式的自由。因而，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须介入。作家与小说家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

是从这个观点来表现为人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揭示人所处的环境、人所面临的危险以及改变的可能性。”^{[1](p198)}当然，并非每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都会选择介入，萨特认为，这取决于个人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所采取的态度和形成的意识。正如萨特所说，“介入”像一个“有的放矢”的人，而“不是一个闭上眼睛、盲目射击的小孩，仅仅为倾听爆炸声的快乐毫无意义”^{[5](p155)}。

介入文学的提出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因为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潮占有很大势力。对此，萨特曾明确指出：真正的作家不应回避社会问题，而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投身于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火热生活中去。“对我们作家来说，必须避免让我们的责任变成犯罪，也就是使后代在五十年之后不能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世界性灾难的来临，可他们却沉默不语。”^{[1](p199-200)}

二、先于人类本质的存在与意识虚无的自由

（一）存在哲学的理性反思

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系统地展示了他的存在哲学思想。他说：“我为写《存在与虚无》做了很多笔记。其思想都是建立在我在奇怪的战争期间写的一本笔记的基础上，这些思想直接来源于我在柏林的那些年。”^{[1](p49)}

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比，萨特的存在哲学的基本主题不是关注一般本体论和世界的一般结构，而是试图从存在问题入手找到生存的结构。他的存在哲学首肯“存在先于本质”的至上原则，认同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描述去发现意识和本质的超验性结构的理论。在萨特看来，“存在与本质相对，后者是虚幻的、有争议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哲学思辨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在焦虑中所感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存在。如果说‘绝对’不是不可逆转的话，那么它需要永久地被创建和征服”^{[6](p601)}。为了更好地理解萨特的作品及其哲学立场，我们有必要对其存在哲学思想做如下简要归纳：

第一，人是存在物，在他身上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存在首先就是自我的存在，没有自我的存在和在场，就不会有我的本质。如果没有当下的自我存在，任何自我理想都不可能实现。因此，人不是上帝创造的，人是自己的造物。人创造自我，并在生活中创造未来的本质。

第二，世界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是人赋予的。在萨特看来，世界是“自在”的，世界上的事物是那些被意识到的外界事物，只有通过“自为”的意识，才能对世界存在的意义进行解读。自在和自为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创造世界永恒的价值。

第三，在存在的荒谬中寻求自由的解脱。萨特认为，当事物的存在不可为

意识所把握和解读时，便表现为一种偶然性，从而使意识产生“荒谬感”。在《恶心》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罗康丹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的生活没有太多意义，因此，他想通过“用事物来思想事物”的方法使自己脱离“言辞”叙述所赋予的意义。但是，存在的偶然性及其多余的特征却使想要发现生活意义的罗康丹失去了给予生活意义的基础，他感到“恶心”，因而感到存在是荒谬的。

第四，人是绝对自由的存在。萨特存在哲学所提倡的自由是“由自己决定自己去要求”的自由，即选择的自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由主要是意识领域的自由。例如，一个人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仍有谋划越狱和采取行动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绝对的，但其错误在于忽视了自由的现实性。因此，萨特在后来的《辩证理性批判》中对这种自由观又做了修正。

第五，为存在负责。一个人要想摆脱自己的宿命，成为自己的创造物，就必须对自己的存在负责。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都来源于自我的完全独立性和有意识的责任感，而且，“我是被迫负有责任的”^{[2] (p410)}。既然这样，人就必须做出选择，通过行动的介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于那些以外部的限制为由而拒绝承担自由选择的责任的人，萨特称之为懦夫。

第六，自由与善恶道德观。萨特把道德视为“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体总体。因为没有恶的善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也就是死亡；而没有善的恶则是纯粹的非存在”^{[1] (p183)}。萨特把善视为有利于人的自由的东西，而恶是有害于自由的东西。因此，确定善恶的标准是人的自由选择。故唯一可以对人的行为做出判断的不是行为的价值，而是其真实性，因为真实性会对我们的处境和行为负责。

第七，我与他人的关系。萨特把人的实在视为自为的存在与为他的存在的统一。虽然萨特在《禁闭》这个独幕剧中提出了“他人就是地狱”这个著名的台词，但实际上萨特既承认我与他人的关系存在着冲突，又强调他人的存在对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因此，如果忽视人类的团结一致，那么每个人都可能被孤立。为了不使人陷入虚无，就必须通过“介入”选择一种“我们”的世界。

第八，“混蛋”逻辑。萨特认为，那些把自己的存在视为不可或缺的人，那些认为上帝的意志能够拯救世界的人，那些屈从于虚情假意的社会习俗、承认现有处境并接受上苍安排和现存道德的人都是“混蛋”。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萨特以某些主人公为范本，揭示了“混蛋们”的所作所为。其诙谐而又不失严肃的哲学推理是对当时社会世俗风貌的辛辣嘲讽。

第九，“恶心”与意识的觉醒。社会生活的重重压力使人感受到生活的沉重、世事的艰难，由此而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厌恶感，使人恶心得想要呕吐。这虽然是一种不好的心理感受，却是意识清醒之人感受到的厌恶所带来的危机感。《恶心》中的主人公罗康丹说：“物体是没有生命的，因此人不该去碰它

们。人生活在它们当中，使用着它们，用了之后又把它们放回原处。它们确实有用，仅此而已。但是不可忍受的是它们却碰了我。它们似乎是有生命的动物，我害怕和它们打交道。”^{[5](p159)}显然，生活在这个既没有理性也没有目的世界上，人们常常会自感多余。不是人要去触碰这些物体，而是这些物体强加于人。只有当人意识到这种不得已的时候，他的意识才开始觉醒，由此而通过自由选择来直面人生。正如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生活在未来就意味着跳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这就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勇气，这种勇气是没有直接先例的，也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它。”^{[7](p2)}但是，萨特却是一个认识到它的人，一个通过恶心而产生清醒意识的人，一个有勇气面对生活挑战、开辟人生新航路的挑战者。

（二）自由之路的哲学通达

1945年9月至1949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卷本）开始陆续出版。第一卷《理性的年代》讲述了中学教员马蒂厄为女友玛赛尔筹钱打胎的曲折经历。小说生动地刻画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拒绝与被拒绝、自由与决定、行动与懂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每个人都在进行自由之路的自我选择，但最后又发现自己并不比以前更自由。第二卷《延缓》以慕尼黑会议之后欧洲各国对战争的态度为背景，讲述了由此而发生的社会事件对马蒂厄及其朋友们的影响。萨特在介绍其写作意图时曾明确指出：“我的意图是写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我想回忆1938年至1944年之间一些个人和社会集团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引导他们一直到了巴黎的解放，也许并没有达到他们自身的解放。但我至少希望在我只得打住的这个时期之前就让他们预感到什么是彻底解放的条件。”^{[4](p211)}第三卷《心灵之死》以1940年6月法国战败为背景，描述了一些法国人所做的选择及其命运，主人公马蒂厄选择了奉献和抵抗。他通过开枪射击冲破了过去世俗社会的种种羁绊，从优柔寡断和无所作为中脱身出来，以英雄主义的壮举实现了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

在萨特的存在哲学中，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萨特看来，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自由是人拥有的战胜虚无的力量，因为萨特式的自由是以人为本而非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这种绝对自由的内涵主要包括：

第一，自由的前提。人是一种能够超越其当下境遇的新的存在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人具有这种潜能，人才能通过自己的选择，通过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未来计划的设计来创造自身。人通过选择做出行动的决定，同时也就创造了判断这种行动的社会准则。由此可见，人对自己行为的选择就是对自己命运的选择，人追求完全自由的强烈愿望以及获得自由的感觉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虚无的烦恼，从此他们便具备了取之不竭的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特的存在哲学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由发展的创造潜能，而这种潜能的存在决定了人是绝对自由的。

第二，自由取决于责任。在萨特看来，自由就是人的基本活动能力，就是创造自己的存在和拒绝一切规定性，但是，这样的存在已经成为自为的存在，成为为了自己未来发展的存在。当个体做出自由的选择之后，他同时也就承担起为这种选择负责的重任。因此，一个人是否自由，并非取决于客观环境，而是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自己是否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通过自己的真实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真实的行为“能使人对其当前的处境负责，并通过行动来超越它”^[6](p602)]。

第三，自由靠行动来实现。当一个人经历了自我意识中自由自在的想象，变成“自为的存在”之后，就会对现实的存在产生厌恶感，就会在这种内心体验的驱使下，运用惊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去创造自己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自由选择的目标就一点也离不开行动。在萨特《自由之路》的前两卷中，主人公马蒂厄既是清醒的又是软弱的。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他又没有采取行动。因此，这两本书问世不久便遭到人们的指责。萨特在为此做辩解时明确指出：“我请求读者不要根据这前两部小说就匆忙对我的人物做出评价。……虽然我笔下的许多人物现在都显得极其怯懦，但他们将来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的，而我想写的正是一部英雄的小说。只是与那些思想正统人士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英雄主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p87)]所以，在《自由之路》的第三卷中，马蒂厄的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得以体现。马蒂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加入到法国抵抗运动中。法国政府的投降更加激励马蒂厄所在的小队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从而采取了奋力抵抗的行动。最后，同志们都牺牲了，只有他幸存下来。在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他仍然在钟楼上顽强地开枪射击。“这是一次重要的复仇……他向人类开枪，向道德开枪，向世界开枪……向地球上一切美好的和他曾挚爱的东西开枪……他是纯化了的、全能的、自由的。”^[8](p193)]

第四，绝对自由与完美自由。人生活在这个由类主体组成的世界上，他不应该是孤立的，而应该与客体在一起，与其他主体在一起。这种主体间性的相互作用构成个体自由的大背景。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这种“在世”使人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世界而存在，人必定“在世”。但是，萨特又强调人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人是绝对自由的。这就使萨特的自由观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矛盾色彩。一方面，他强调人的立足点是孤独、与世隔绝的；另一方面，这种与世隔绝的“虚无”又使人不得不与其他对象发生关系。在萨特看来，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抗争中不断妥协。我们认为，个体的自由只有在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而且只有在自由的不断实现中才能赋予历史以意义。个人的绝对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和人类的完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萨特的道德哲学却由于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对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行为之间的等级差别的拒绝

以及对所有现存价值的拒绝，把完美的自由引向了否定和无为，自由也因此在此改变命运的历程中显得那样力不从心。

总之，萨特以其存在的勇气向世人展现了当时社会的虚假、丑恶和烦恼，号召人们通过行动介入到社会生活中，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勇气昭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至今仍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高清海，李家巍．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 [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 [2] 萨特．存在与虚无 [M]．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3] Pierre Brunel et al.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 2) [M]．Paris: Bordas, 1977.
- [4] 萨特．词语 [M]．潘培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5] 徐真华，黄建华．20 世纪法国文学回顾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6] A. Lagarde et al. *Les Grands auteurs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M]．Paris: Bordas, 1973.
- [7] 罗洛·梅．创造的勇气 [M]．杨韶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8] Jean-Paul Sartre. *La Mort dans l'âme* [M]．Paris: Galimard, 1986.

书写“生活的另一面”^①

——论塞利纳小说《茫茫黑夜漫游》^②

刘 波 尹 丽

摘 要 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是一部以死亡和黑夜为主题的作品。本文主要分析这部小说中作为反传统的具体表现而存在于文体、形象、事理、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的悖逆逻辑，揭示作品如何通过悖逆逻辑关系的运用，达成对新的诗意和新的人生领悟的发现。

关键词 塞利纳 《茫茫黑夜漫游》 悖逆逻辑 小说艺术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有作家把与传统的决裂提到了作为艺术前提的高度。诚如马尔罗所说：“艺术始于决裂；虽然决裂本身不是艺术，但没有决裂就没有艺术。”^{[1](p559)}

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被称作法国文学史上的“天才作家”或“鬼才”，其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以下简称《漫游》）作为一部“反经典”的经典，开辟了一个传统，对西方现当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小说在1932年一出版便引起轰动和激烈的争议，成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漫游》以第一人称写成，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小说的主人公巴达缪从军，负伤复员后去非洲，接着去美国，然后回到法国，其在巴黎郊区行医的历

① 本文属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子项目成果。课题编号：06JDXM750002。

② 作为塞利纳代表作的这部小说，目前在国内有两个译本，一个是沈志明译《茫茫黑夜漫游》（漓江出版社，1988年），另一个是徐和瑾译《长夜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此外，沈志明编选有《塞利纳精选集》一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除收录《漫游》全文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小说的节选和部分文论及杂文。下文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均来自沈志明1988年译本，不另设注，只在引文后直接标出页码。

作者单位：刘波，四川外国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400031；尹丽，四川外国语学院法语系，400031。

程与作者本人的现实经历一一扣合。小说也大致按这个时序分为四个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1~9章），非洲殖民地生活场景（10~14章），美国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大都市生活场景（15~19章），巴黎郊区和外省小市民生活场景（20~45章）。小说截取一幅幅以黑色为主色调的现代生活断面，反映了20世纪头30年西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展现了战争、殖民、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以及现代都市边缘人物窘困难堪的生活状态。通过巴达缪的漫游，小说将这几个场景自然地串接在一起。作为一种新类型小说人物，巴达缪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同时他又往往用机智谐谑、玩世不恭的语气，通过妙语连珠的格言警句对所亲历的人物事件加以解说和议论。

《漫游》是一部以死亡和黑夜为主题的作品。它以最真切、最令人心碎的笔调写“美好时代”的反面，写人生的负相，就是作者在“卷首语”中所说的：“这是从生到死的旅行。……这是生活的另一面。”（第5页）作为关键词的“反”，既包含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中，也指明了作者观察生活的视角和切入创作的角度。这使得《漫游》这部作品在文体、人物形象、事理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种种悖逆的逻辑。

所谓“悖逆”，首先自然包含有“悖理”和“悖谬”的意思，指思想见解、情感志趣、行为方式等方面不合于一般的人情世故，甚至因违背常理常规而处于荒谬无稽的境地。但从更深一层来讲，“悖逆”之道更包含有忤逆正道、反叛传统、犯上作乱的精神和气魄，包含有为了挑战权威而置罪过于不顾的勇气。在塞利纳那里，悖逆既是达成作品独特性的手段，也是作品独特性的呈现形式。揭示和分析作品对悖逆逻辑关系的运用，可以启发我们从一个独特的方面发现作品中包含的新的诗意和新的人生领悟。

文体层面

作为小说家，塞利纳一再宣称自己把对笔调和文体风格的艺术追求看作他创作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他说过：“我不是一个注重信息的人。我不是一个注重观念的人。我是一个注重风格的人。”^{[2] (p22)}

《漫游》在对人和事的描写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其功力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位经典作家。同时，他的描写又不是传统式的纯然客观的现实主义描写，而往往会对现实加以一定的主观变形，显得生动有趣、富有诗意，带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现代感。小说通过或令人生厌或令人惊愕的描写，让人见识人世的病态和污浊，让人感慨于人生因生命尊严的丧失而沦落为动物般的挣扎。作者自称：“在我这部小说里，人是赤裸裸的，被剥掉了一切，甚至他对自己的信念。”^{[3] (p1141)}他这种对人的绝望甚至冷酷的观点落实在小说中，便呈现为大量带有逆向逻辑的比喻和比较关系。小说中把人以动物甚至秽物作比的例子